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四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春申君相楚

史記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

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
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
圖之黄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
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
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
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黄歇守
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

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
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
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
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
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春申君
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
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

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
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
息矣汗明慼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
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
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
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
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

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唐雎見春申君曰

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史記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

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

戰國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

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召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

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史記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越絶書白石山故爲胥女山春

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為白石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　閶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閈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夏宮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冢次　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客衛公子冢也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記載瑣瑣有佳致　韓非子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事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

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莊王弟誤其事亦未聞

戰國策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

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以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榖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奮

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横世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

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史記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

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吴行相事

戰國策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

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劃其胷殺之

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毒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越絕書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

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
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
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
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
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
入呼女環到黄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
申君大說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
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

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名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産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弗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名之烈王説取之十月産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吴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吴幽王後懷

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敘事奇艷其云懷襄在幽王後殊誤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為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春申君不相幽王史亦無假君事

繹史卷一百四十四

繹史卷一百四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列國遺事

戰國策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鵞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

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韓詩外傳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說苑作宗衛新序作燕相語皆略同

新序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

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藝文類聚引

說苑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知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

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
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
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勿
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蹟曰今日諸君皆為蹟祖道具
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
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
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

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日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

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吾以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說苑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臺貪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藝文引

戰國策腹擊為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韓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

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呂氏春秋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隂之狗盜也天下之

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
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
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
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
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
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
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
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陳子說

梁王梁王説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説衣褐帶劒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説

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梁稱王陳滅久矣此時未詳

戰國策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

衛客

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

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新書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

宋就曰是搆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新序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

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方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藝文類聚引作魏襄王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夫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黙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愬然而起黙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

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此舉芒卯當在昭王時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廷避人於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

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羃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説苑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于遊

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𦽿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

楚說之於是乃名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郭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

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
禮謹受命

琴錄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於秦不得歸因撫
琴歌曰洞庭兮水秋涔陽兮草衰去千里之家國作咸
陽之布衣

呂氏春秋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
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
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

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夫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又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新序作儒衣

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

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有脫訛

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之仁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

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令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説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家語獻魚於孔子者語相類

呂氏春秋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

城乎一大功矣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叚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

說苑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

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

苟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宋惟王偃謚康然不以病死此不知何時事

疑誤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伐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呂氏春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

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

韓詩外傳伯牙鼔琴鍾子期聽之方鼔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終身

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茍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說文伯牙鼓琴鱏魚出聽

琴苑要錄水仙操伯牙之所作也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莫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賫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汩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作歌曰繄洞渭兮流澌濩舟楫逝兮仙不還移形素兮蓬萊山歍欽傷宮仙石還

琴清英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列女傳陶嬰少寡養幼孤無强昆弟紡績為産魯人或
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黄鵠之
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
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
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
有賢雄兮終不同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
敢復求

琴操别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

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而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呂氏春秋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

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　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去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

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繹史卷一百四十五